

敕修陝西通志

第五  
卷十冊

陝西通志第五十卷

名宦一

牧宰字人切於父母矧古京兆扶邨左右容保教思近在腋肘膏澤淪肌甘棠頌久護羗捍圉司隸繩糾勛銘於旂碑載於口自昔編氓躋堂春酒紀爾循良長勵厥後作名宦志第二十四

節鎮上

商

南仲

周文王大夫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詩經小雅

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

方近玁狁之國也

毛傳

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於朔方爲軍壘以

禦北狄之難

鄭箋

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朔方南仲爲將率

得人歡心故成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築軍壘於朔方欲令

赫赫之南仲從此征獫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戎役所美所以可

嘉地

孔疏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成王時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

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

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

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史記燕世家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

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

志也於是出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

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歲大稔民給家足於是詩

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爰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

正義曰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行政於南

土決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

美之

孔疏。按朱子集傳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是召公舍甘棠在文王時矣但據韓詩外傳先君文王云云應在

武王成

王時也

尹吉甫

宣王大夫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詩經小雅

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

法也

毛傳

吉甫此時大將也

鄭箋

王征獫狁既出鎬方使吉甫逐之北

至太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

畧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

孔疏成康既

沒周室寢衰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

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

朱子集傳

方叔

宣王卿士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詩經小雅

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

鄭箋

秦襄公

史失名

七年春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

有功周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為諸侯賜之岐以西



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  
爵之襄公於是始國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三年東獵  
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三年初有史以  
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五十年卒

史記秦本紀○按古者郡縣未設列爵分

土封建亦郡縣也秦自襄公以後建國西藩此於節鎮穆公孝公霸圖再啓亦以並列焉

秦繆公

名任好

立四年迎婦於晉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爲

繆公夫人媵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請以五羖羊皮  
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於是  
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三十二年使孟明視西乞術  
及白乙丙將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秦兵遂東將襲鄭晉襄公遮  
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

伐晉以報穀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誓於軍以申  
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誓以記過君子聞之曰秦繆公之  
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  
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史記秦本紀五殺大  
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  
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  
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戰國策文公元年穀之役  
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  
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復使爲政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  
穀之役戰於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  
於民三年秦伯遂霸西戎左傳

秦孝公

名渠梁

立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

侯之會盟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西霸戎狄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往者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寡人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

史記秦本紀

**秦** 蒙恬其先齊人始皇二十六年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逐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



氏信任賢之

史記本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公孫弘爲丞相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汲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年官事不廢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曰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上默然不許後數月免官

史記本傳○按漢因秦制



初設二內史繼置三輔以治京畿其祿位視九卿唐京兆亦如之  
漢世雖司隸督察三輔而京兆馮翊扶風非司隸屬官舊志與外  
郡牧守分編各府  
屬位置殊未合

兒寬千乘人張湯爲御史大夫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擢爲  
中大夫遷左內史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  
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奏開六輔  
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小民相假貸以故租多  
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  
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漢書本傳

王訢濟南人爲被陽令繡衣御史暴勝之薦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  
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  
之駐車拜訢爲真視事十餘年漢書本傳

傳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昭帝即位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

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活幾何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  
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  
而不殘久之以病免終於家

漢書  
本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  
京兆尹新豐杜建爲京兆掾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  
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  
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  
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本始二年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  
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郡中盜賊  
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  
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廣  
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

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二人驚愕  
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送獄勅吏謹遇至冬當  
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  
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  
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  
問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  
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長老傳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  
之計終以此敗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

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書本傳

陽城侯德字路叔

楚元王交孫

有智畧地節中封陽城侯寬厚好施生每

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

漢書楚元王傳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徙杜陵治東海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  
歲爲眞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  
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  
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  
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  
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數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  
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  
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  
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  
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詔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漢書本傳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宣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  
舉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



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

漢書本傳

馮野王字君卿

父奉世上黨潞人徙杜陵

受業博士通詩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

安令宣帝奇其志後遷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爲左馮翊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殺祠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大鴻臚數年出爲上郡太守病免賜告歸杜陵年老終於家立字聖卿

野王

弟通春秋竟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

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

二君

漢書馮奉世傳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是後言益不用徙城門校尉

漢書本傳

鄭昌字次卿泰山剛人好學明經通法律政事為右扶風京師稱之

漢書鄭弘傳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生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後免歸復爲郿令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群盜侖音倍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獨選賢京兆乃可於是鳳薦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免吏民多稱惜之

漢書本傳

宣字子佩淮陽夏人張禹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爲

右扶風遷廷尉

漢書本傳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少以文學爲官成帝立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大將軍王鳳輔政章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上初納章言後不忍退鳳遂爲鳳所陷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

漢書本傳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大將軍王鳳薦爲長安令治有名以明習文法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接待



甚備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湛  
自知罪臧皆應記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無怨言而櫟陽令  
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  
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  
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  
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即以令奏  
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兩縣皆治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  
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  
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  
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  
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其妻受繫者錢再宿獄掾實不知慙恐自  
殺宣聞移書池陽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宣性密靜直